

四書集註 學庸

全

113

862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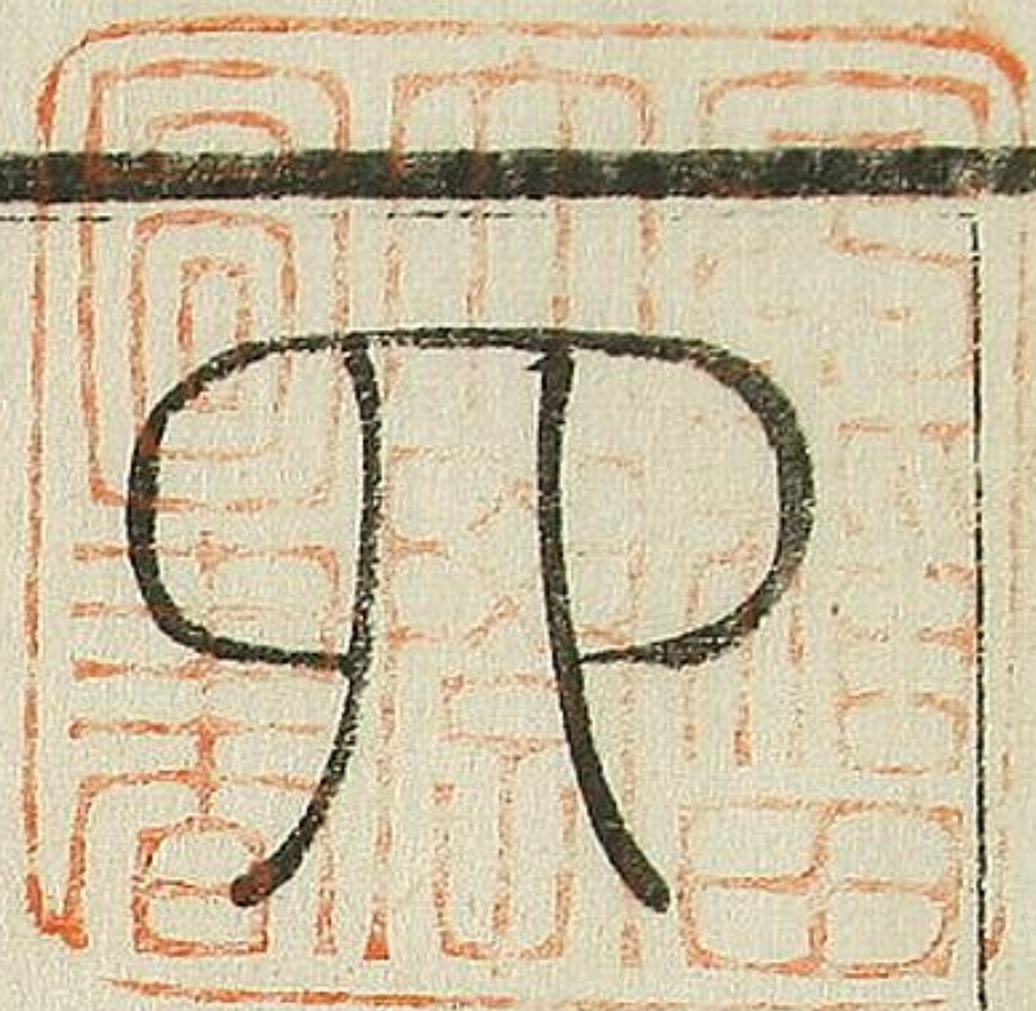
60

65

70

113
862
1-6

袖玉樓袖珍板翻刻



書目庫

浪華

積玉圃
松敬堂梓

大學章句序

大學之書出之大學所以教人之法也蓋
自天降生民則既莫不與之以仁義禮智
之性矣然其氣質之稟或不能齊是以不
能皆有以知其性之所有而全之也一有
聰明睿智能盡其性者出於其間則天必
命之以為億兆之君帥使之治而教之以
復其性此伏羲神農黃帝堯舜所以繼天
立極而司徒之職典樂之官所由設也

大學序

天正十五年二月

13
862

大學

代之隆其法寢備然後王宮國都以及閭巷莫不有學。人生八歲則自上公以下至於庶人之子弟皆入小學而教之以灑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及其十有五年則自天子之元子眾子以至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與凡民之俊秀皆入大學而教之以窮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此又學校之教。大小之節所以分也。夫以學校之設其廣如此。教之之術其次第節

目之詳又如此。而豈所以為教則又皆本之人君躬行心得之餘不得求之其平日用彝倫之外。是以當世之人無不學。其學焉者無不有以知其性分之所固有職分之所當為。而各俛焉以盡其力。此古昔盛時所以治隆於上俗美於下。而非後世之所能及也。及周之衰賢聖之君不作學校之政不修教化陵夷風俗頹敗時則有若孔子之聖而不得君師之位以行其政教。

大學序

於是獨取先王之法。誦而傳之。以詒後世。若曲禮少儀內則弟子職諸篇。固小學之支流餘裔。而此篇者。則因小學之成功。以著大學之明法。外有以極其規模之大。而內有以盡其節自之詳者也。三王之徒。蓋莫不聞其說。而曾氏之傳。獨得其宗。於是作為傳義。以發其意。及孟子沒。而其傳泯焉。則其書雖存。而知者鮮矣。自是以來。俗儒記誦詞章之習。其功倍於小學。而無用。

異端虛無寂滅之教。其高過於人學。而無實。其他權謀術數。切以就功名之說。與夫百家衆技之流。所以惑世誣民。允塞仁義者。又紛然雜出。乎其間。使其君子不辛。而不得聞人道之要。其小人不辛。而不得蒙至治之澤。物自否塞。以覆沈痾。以公五季之衰。而壞亂極矣。夫運循環無往不復。宋德隆盛。治教休明。於是河南程氏。兩夫子出。而有以接乎孟氏之傳。實始尊信此

大學
篇而表章之。既又爲之次其簡編。發其歸趣。然後古者人學教人之法。聖經賢傳之指。粲然復明於世。雖以意之不敏。亦幸私淑而與有聞焉。顧其爲書猶頗放失。是以忘其固陋。采而輯之。閒亦竊附己意。補其闕略。以俟後之君子。極知僭踰。無所逃罪。然於國家化民成俗之意。學者有修己治人之方。則未必無小補云。淳熙己酉二月甲子新安朱熹序。

大學

大舊音泰今讀如字

朱熹章句

子程子曰。大學。孔氏之遺書。而初學入德之門也。於今可見古人之爲學次第者。獨賴此篇之存。而論孟次之。學者必由是而學焉。則庶乎其不差矣。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程

日。親當作新。大學者。人人之學也。明明之也。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而虛靈不昧。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者也。但爲氣稟所拘。人欲所蔽。則有時而昏。然其本體之明。則有未嘗息者。故學者當因其所發。而遂明之。以復其初也。新者。革其舊之謂也。言既自明。其明德又

當推以及人。使之亦有以去其善染之汚也。止者。必至於是不遷之意。至善則事理當然之極也。言明明德新民。皆當止於至善之地。而不遷。蓋必其有以盡夫天理之極。而無一毫人欲之私也。此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后與後同。後做此。止者。所當止之地。即至善之所在也。知之。則志有定向。靜。謂心不妄動。安。謂所處而安。慮。謂處事精詳。得。謂得其所止。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明德為本。新民為末。此結上文兩節之意。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

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治平澤後做此。人皆有以明其明德也。實其心之所發。欲其必自慊而無自欺也。致。推極也。知。猶識也。推極吾之知。識欲其知無不盡也。格。至也。物。猶事也。窮至事物之理。欲其極處無不到也。此八者。大學之條目也。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治去聲。後做此。物格者。物理之極處。無不到也。知至者。吾心之所知無不盡也。知

既盡則意可得而實矣。意既實則心可得而正矣。修身以上明明德之事也。齊家以下新民之事也。物格知至則知所止矣。自天子以意誠以下則皆得所止之意也。
至於庶人豈是皆以修身為本。豈是。一切也。所以修身也。齊家以下則舉此而錯之耳。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身也。所厚。謂家也。此兩節。結上文兩節之意。

右經一章蓋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
凡二百其傳十章則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也。舊本頗有錯簡今因程子

所定而更考經文別為序次如左。凡

五百四十六字。○凡傳文雜引經傳若無統紀。然文理接續而脈貫通深淺始終。至為精密。熟讀詳味。久當見之。今不盡釋也。

康誥曰克明德。康誥。周書。大甲曰顧諟天之

明命。大讀作泰。諟。古是字。○大甲。商書。顧。謂

明命。即天之所與我。而我之所以明矣。帝典曰

克明峻德。峻。書作俊。○帝典。堯典。峻。大也。皆自明也。引書

皆言自明。已德之意。

右傳之首章釋明明德。此通下三章。止於信。舊

大學

本誤在沒世
不忘之下

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盤沐浴

銘名其器以自警之辭也苟誠也湯以人之

洗濯其心以去惡如沐浴其身以去垢故銘

其盤言誠能一日有以終其舊棄之汚而自

新則當因其已新者而日日新之又日新之

不可略有其已新者而日日新之又日新之

間也康誥曰作新民言振起其自新之

也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詩大雅文王之

至於文王能新其德以是故君子無所不用

其極自新新民皆欲

其極自新新民皆欲

其極自新新民皆欲

其極自新新民皆欲

其極自新新民皆欲

其極自新新民皆欲

其極自新新民皆欲

其極自新新民皆欲

其極自新新民皆欲

右傳之二章釋新民

詩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詩商頌玄鳥之篇

止居也言物各有詩云緝蠻黃鳥止于丘隅

所當止之處也子曰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久而不如鳥乎

詩緝蠻蠻鳥聲丘隅

作緝蠻。詩小雅緝蠻之篇緝蠻鳥聲丘隅

所當止之處也詩云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為入君

止於仁為入臣止於敬為入子止於孝為入

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

穆穆深遠之意於歎美辭緝蠻鳥聲丘隅

也敬止言其無不敬而人所止也引此而言

聖人之止無非至善五者乃其日之大者也

學者於此究其精微之蘊而又推類以盡其

餘則於天下之事。皆有詩云。瞻彼淇澳。菉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僖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如切如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修也。瑟兮僖兮者。恂慄也。赫兮喧兮者。威儀也。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於六反。菉。詩作綠。猗。叶韻。音阿。僖。下。反。宣。詩作。喧。諠。詩作。諠。並。况。晚。反。恂。鄭。氏。讀。作。峻。詩。衛。風。淇。澳。之。篇。淇。水。名。澳。隈。也。猗。猗。美。盛。貌。與。也。斐。文。貌。切。以。刀。斲。琢。以。椎。鑿。皆。裁。物。使。成。形。質。也。磋。以。鑿。錫。磨。以。沙。石。皆。治。物。使。其。滑。澤。也。治。骨。角。者。既。切。而。復。磋。之。治。玉。石。

者。既琢而復磨之。皆言其治之有緒而益致其精也。瑟嚴密之貌。僖武毅之貌。赫喧。宣著盛大之貌。諠忘也。道言也。學謂講習討論之事。自修者。省察克治之功。恂慄。戰懼也。威儀。畏也。儀。可象也。引詩而釋之。以明明德。音之止。於至善。道學自修。言其所以得之之由。恂慄。威儀。言其德容表裏之也。詩云。於戲前王。不忘。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此以沒世不忘也。於戲音嗚呼。樂音洛。詩。周。頌。烈。文。之。篇。於。戲。歎。辭。前。王。謂。文。武。也。君。子。謂。其。後。賢。後。王。小。人。謂。後。民。也。此。言。前。王。所。以。新。民。者。止。於。至。善。能。使。天。下。後。世。無。一。物。不。得。其。所。所。以。既。沒。世。而。人。思。慕。之。愈。久。而。不。忘。也。此。兩。節。咏。歎。淫。泆。其。味。深。長。當。熟。玩。之。

右傳之三章釋止於至善此章內自引淇澳詩

以下舊本誤在誠意章下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

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此謂知本猶人不異於人也情

實也引夫子之言而言聖人能使無實之人不敢盡其虛誕之辭蓋我之明德既明自然有以畏服民之心志故訟不待聽而自無也觀於此言可以知本末之先後矣

右傳之四章釋本末此章舊本誤在止於信下

此謂知本程子曰此文也此謂知之至也此句之上別有關文

此特其結語耳

右傳之五章蓋釋格物致知之義而

今亡矣此章舊本補下章闕嘗竊取

程子之意以補之所謂致知在格

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卽物而窮其

理也蓋人心之靈莫不有知而天下

之物莫不有理惟於理有未窮故其

知有不盡也是以大學始教必使學

者卽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

理而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至於用

力之久而一日豁然貫通焉則眾物
之表裏精粗無不到而吾心之全體
大用無不明矣此謂物格此謂知之
至也

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

色此之謂自謙故君子必慎其獨也惡好上字皆去

聲謙讀為謙苦切反誠其意者自修之首也母者禁止之辭自欺云者知為善以去惡而心之所發有未實也謙快也足也獨者人所不知而已所獨知之地也言欲自修者知為善以去其惡則當實用其力而禁止其自欺使其惡惡則如惡惡臭好善則如好好色

皆務決去而求必得之以自快足於己不可徒苟且以徇外而為人也然其實與不實蓋有他人所不及知而已獨知之小人閒居為者故必謹之於此以審其幾焉小人閒居為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后厭然揜其不善

而著其善人之視已如見其肺肝然則何益矣此謂誠於中形於外故君子必慎其獨也

間音閑厭鄭氏讀為厭。閒居獨處也厭然消沮閉藏之貌此言小人陰為不善而陽欲揜之則是非不知善之當為與惡之當去也但不可實用其力以至此耳然欲揜其惡而卒不可揜欲詐為善而卒不可詐則亦何益之有哉此君子所以重以為戒而必謹其獨也
曾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引此以明

上文之意言雖幽獨之中而其善當潤屋德惡之不可揜如此可畏之甚也
潤身心廣體胖故君子必誠其意
也言富則能潤屋矣德則能潤身矣故心無愧作則廣大寬平而體常舒泰德之潤身者然也蓋善之實於中而形於外者如此故又言此以結之

右傳之六章釋誠意

經曰欲誠其意先致其知又曰

知至而后意識蓋心體之明有所未盡則其所發必有所不能實用其力而苟焉以自欺者然或曰明而不謹乎此則其所明又非已有而無以為進德之基故此章之指必承上章而通考之然後有以見其用力之始終其序不可亂而功不可闕如此云

所謂修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懣則不得其正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
忿懣粉反懣救值反好樂並去聲忿懣怒也蓋是四者皆心之用而人所能無者然其用之而不能察則欲動情勝而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此則無以檢其身是以君子必察乎此而敬以此謂直之然後此心常在而身無不修也
修身在正其心

右傳之七章釋正心修身

此亦承上章以起下

章蓋意識則真無惡而實有善矣。所以能存是心以檢其身然或但知誠意而不能密察此心之存否則又無以直內而修身也。○自此以下並以舊文為正。

所謂齊其家在修其身者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之其所賤惡而辟焉之其所畏敬而辟焉之其所哀矜而辟焉之其所放惰而辟焉故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者天下鮮矣讀為僻惡而之惡敖好並去聲鮮上聲。人謂衆人之猶於也辟猶偏也。五者在人本有當然之則然常人之情惟其所向而不加察焉則必陷於偏而身不修矣故諺有

之曰人莫知其子之惡莫知其苗之碩諺音

謂時若以。諺俗語也。溺愛者不明貪得者無厭是則偏之為害而家之所以不齊也。

此謂身不修不可以齊其家

右傳之八章釋修身齊家

所謂治國必先齊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於國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長也慈者所以使衆也弟大聲長上聲。身修則家可教矣。孝弟慈所以修身而教於家者也。然而國之所以事君事長使衆之道不外乎此此所以家齊於上而教成於下也。康誥

曰如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未有

學養子而后嫁者也中去聲。此引書而釋之。又明立教之本。不假

強為在識其端而推廣之耳。一家仁一國興仁家讓一

國興讓一人貪戾一國作亂其機如此此謂

一言僨事一人定國僨音奮。一人謂君也。機發動所由也。僨覆敗

也。此言教成於國之效。堯舜帥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

紂帥天下以暴而民從之其所令反其所好

而民不從是故君子有諸已而后求諸人無

諸已而后非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諸

人者未之有也好去聲。此又承上文一人定國而言。有善於已然後可

以責入之善無惡於已然後可以正人之惡皆推已以及人所謂恕也。不知是則所令反

其所好而民不從矣。喻曉也。故治國在齊其家通結上文詩云

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宜

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國人天平聲。蓁音臻。詩周南桃夭之篇

天天少好貌。蓁蓁美盛貌。與也。之子猶言是子。此指女子之嫁者而言也。婦人謂嫁曰歸。

宜也。詩云宜兄宜弟宜兄宜弟而后可以教

國人詩小雅蓁篇。詩云其儀不忒正是四國其為

父子兄弟足法而后民法之也詩曹風鳴鳩篇。忒差也。

此謂治國在齊其家。此三引詩。皆以咏嘆上其味深長。最宜潛玩。

右傳之九章釋齊家治國。

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上老老而民興孝。

上長長而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信。是以君

子有絜矩之道也。長上聲。弟去聲。倍與背同。絜胡結反。老老所謂老

吾老也。與謂有所感發而興起也。孤者幼而無父之稱。絜度也。矩所以為方也。言此三者

上行下效。捷於影響。所謂家齊而國治也。亦可以見人心之所同。而不可使有二夫之不一

獲矣。是以君子必當因其所同。推以度物。使彼我之間各得分願。則上下四旁均齊方正

而天下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所惡於下。毋以

事上。所惡於前。毋以先後。所惡於後。毋以從

前。所惡於右。毋以交於左。所惡於左。毋以交

於右。此之謂絜矩之道。惡先並去聲。此覆

義。如不欲上之無禮於我。則必以此度下之

心。而亦不敢以此無禮使之。不欲下之不忠

於我。則必以此度上之心。而亦不敢以此不

忠事之。至於前後左右。無不皆然。則身之所

處。上下四旁。長短廣狹。彼此如一。而無不方

矣。彼同有是心。而興起焉者。又豈有一夫之

不獲哉。所操者約。而所及者廣。此平天下詩

之要道也。故章內之意。皆自此而推之。詩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

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

樂音洛。只音紙。好惡並去聲。下

並同。詩。小雅南山有臺之篇。只。語助辭。言能繫矩而以民心為己心。則是愛民如子。而

民愛之。如詩云。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

尹。民具爾瞻。有國者不可以不慎。辟則為天

下。僂矣。節讀為截。辟讀為僻。僂與戮同。詩

尹。周大帥尹氏也。具。俱也。辟。偏也。言在上者

人所瞻仰。不可不謹。若不能繫矩而好惡徇

於一己之偏。則身弑國亡。為天下之大戮矣。詩云。殷之未喪師。克

配上帝。儀監于殷。峻命不易。道得眾則得國

失眾則失國。喪去聲。儀。詩作宜。峻。詩作駿。易

也。配上帝。言其為天下君而對乎上帝也。監

視也。峻。大也。不易。言難保也。道。言也。引詩而

言此以結上文兩節之意。有天下者能存此

心而不失。則所以繫矩而與民同欲者。自不

能已。是故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

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先慎乎德。

可不謹而言德。即所謂明德。有人。謂得

眾。有土。謂得國。有國。則不患無財用矣。德者

本也。財者末也。而本內末。爭民施奪。

人君以德為外。以財為內。則是爭鬪其民。而

施之以劫奪之教也。蓋財者人之所向欲。不

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貨悖而入者亦悖而

出悖布內反。悖逆也。此以言之出入。明貨之出入也。自先慎乎德以下至此。又因財

不能者之得失也。康誥曰惟命不于常道善

則得之不善則失之矣道言也。因上文引文其丁寧反覆之意益深切矣。楚書曰楚國無以為寶惟善

以為寶楚書楚語言不寶善人也。舅犯曰亡人無以

為寶仁親以為寶舅犯晉文公舅狐偃字子

亡在外也。仁愛也。事見檀弓。此秦誓曰若有

一個臣斷斷兮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

容焉人之有技若已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

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寔能容之以能保我子

孫黎民尚亦有利哉人之有技媚疾以惡之

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通寔不能容以不能

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介古賀反書作介

秦誓周書斷斷誠一之貌彥美也。聖通

明也。尚庶幾也。媚忌也。違拂戾也。殆危也。

唯仁人放流之進諸四夷不與同中國此謂

唯仁人為能愛人能惡人進讀為屏古字通

有此媚疾之人妨賢而病國則仁人必深惡而痛絕之。以其至公無私故能得好惡之正

如此見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命也見不

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遠過也命鄭氏云當

當作怠未詳孰是遠去聲若此者知所愛

也。惡矣而未未能盡愛惡之道蓋君子而未仁者

也。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謂拂人之性

蓄必逮夫身蓄古灾字夫音扶。拂逆也。好

之性則不仁之甚者也。自秦誓至此又皆以

申言好惡公私之極以明上文所引南山有

臺節南是故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驕

泰以失之君子以位言之道謂居其位而修

無違謂信驕者矜高泰者侈肆此因上所引

文王康誥之意而言章內三言得失而語益

加切蓋至此而天生財有大道生之者衆食

理存亡之幾決矣之者寡為之者疾用之者舒則財恒足矣恒

登反。呂氏曰國無遊民則生者衆矣朝無

幸位則食者寡矣不奪農時則為之疾矣量

入為出則用之舒矣愚按此因有土有財而

言以明足國之道在乎務本而節用非必外

本內末而後財可聚也。自仁者以財發身不

此以至終篇皆一意也。仁者以身發財發猶起也。仁者散財以得

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義者也未有好義其事

不終者也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也上好其

下則下好義以忠其上所以事必孟獻子曰

有終而府庫之財無悖出之患也

孟獻子曰

十四

畜馬乘不察於雞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百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此謂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也。許

六反乘斂並去聲。孟獻子魯之賢大夫仲孫蔑也。畜馬乘士初試為大夫者也。伐冰之家卿大夫以上喪祭用冰者也。百乘之家有采地者也。君子寧上已之財而不忍傷民之力。故寧有盜臣而不畜聚斂之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彼為善之小人之使為國家蓄害並至。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此謂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也。長上聲彼為善之此句上

下疑有闕文誤字。自由也。言由小人導之也。此一節深明以利為利之害。而重言以結之意切矣。

右傳之十章釋治國平天下。此章之義務在

與民同好惡而不可其利皆推廣其知之意也。能如是則親賢樂利各得其所而天下平矣。凡傳十章前四章統論綱領指趣。後六章細論條目工夫。其第五、六、七、八、九、十章乃明善之要。第六、七、八、九、十章乃誠身之本。在初學尤為當務之急。讀者不可以其近而忽之也。

大學章句畢

中庸章句序

中庸何爲而作也。子思子憂道學之失其傳而作也。蓋自上古聖神繼天立極而道統之傳有自來矣。其見於經則允執厥中者。堯之所以授舜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者。舜之所以授禹也。堯之一言至矣盡矣。而舜復益之以三言者。則所以明夫堯之一言必如是而後可庶幾也。蓋嘗論之心之虛靈知覺一而已。

矣。而以為有人心道心之異者，則以其或
生於形氣之私，或原於性命之正，而所以
為知覺者不同，是以或危殆而不安，或微
妙而難見耳。然人莫不有是形，故雖上智
不能無人心，亦莫不有是性，故雖下愚不
能無道心。二者雜於方寸之間，而不知所
以治之，則危者愈危，微者愈微，而天理之
公卒無以勝夫入欲之私矣。精則察夫二
者之間而不雜也。一則守其本心之正而

不離也。從事於斯，無少閒斷，必使道心常
為一身之主，而人心每聽命焉，則危者安，
微者著，而動靜云為，自無過不及之差矣。
夫堯舜禹，天下之大聖也；以天下相傳，天
下之大事也；以天下之大聖，行天下之大
事，而其授受之際，丁寧告戒，不過如此，則
天下之理，豈有以加於此哉！自是以來，聖
聖相承，若成湯文武之為君，皋陶伊傅周
召之為臣，既皆以此而接夫道統之傳，若

中庸
吾夫子則雖不得其位。而所以繼往聖開
來學。其功反有賢於堯舜者。然當是時。見
而知之者。惟顏氏曾氏之傳得其宗。及曾
氏之再傳。而復得夫子之孫子思。則去聖
遠而異端起矣。子思懼夫愈久而愈失其
真也。於是推本堯舜以來相傳之意。質以
平日所聞父師之言。更互演繹。作爲此書。
以詔後之學者。蓋其憂之也深。故其言之
也切。其慮之也遠。故其說之也詳。其曰天

命率性。則道心之謂也。其曰擇善固執。則
精一之謂也。其曰君子時中。則執中之謂
也。世之相後于有餘年。而其言之不異如
合符節。歷選前聖之書。所以提挈綱維。開
示蘊奧。未有若是其明且盡者也。自是而
又再傳。以得孟氏。爲能推明是書。以承先
聖之統。及其沒而遂失其傳焉。則吾道之
所寄。不越乎言語文字之間。而異端之說
日新月盛。以至於老佛之徒出。則彌近理

而大亂真矣。然而尚幸此書之不泯。故程
夫子兄弟者出得有所考。以續夫千載不
傳之緒。得有所據。以斥夫二家似是之非。
蓋子思之功。於是爲大而微。程夫子則亦
莫能因其語而得其心也。惜乎其所以爲
說者不傳。而凡石氏之所輯錄。僅出於其
門人之所記。是以大義雖明。而微言未析。
至其門人所自爲說。則雖頗詳盡。而多所
發明。然倍其師說。而淫於老佛者。亦有之。

矣。熹自蚤歲卽嘗受讀。而竊疑之。沈潛反
復。蓋亦有年。且恍然似有以得其要領
者。然後乃敢會衆說。而折其衷。旣爲定著
章句一篇。以俟後之君子。而同志復
取石氏書。刪其繁亂。名以輯略。且記所嘗
論辯取舍之意。別爲或問。以附其後。然後
此書之旨。支分節解。脉絡貫通。詳略相因。
巨細畢舉。而凡諸說之同異得失。亦得以
曲暢旁通。而各極其趣。雖於道統之傳。不

中庸
敢妄議然初學之士或有取焉則亦庶乎
升高行遠之一助云爾
淳熙己酉春三月
戊申新安朱熹序

中庸
中者不偏不倚無過不及之名庸平常也
朱熹章句

子程子曰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中
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此篇
乃孔門傳授心法子思恐其久而差也
故筆之於書以授孟子其書始言一理
中散爲萬事末復合爲一理放之則彌
六合卷之則退藏於密其味無窮皆實
學也善讀者玩索而有得焉則終身用
之有不能盡者矣

中庸
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命猶性。即理也。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猶命令也。於是人物之生。因各得其所賦之理。以為健順五常之德。所謂性也。率循也。道猶路也。人物各循其性之自然。則其日用事物之間。莫不各有當行之路。是則所謂道也。修。品節之也。性道雖同。而氣稟或異。故不能無過不及之差。聖人因人物之所當行者。而品節之。以為法於天下。則謂之教。若禮樂刑政之屬是也。蓋人知己之有性。而不知其出於天。知事之有道。而不知其由於性。知聖人之有教。而不知其因吾之所固有者。裁之也。故子思於此。首發明之。而董子所謂道之大原。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

乎其所不聞。離。去聲。道者。日用事物當行。不有無時。不然。所以不可須臾離也。若其可離。則豈率性之謂哉。是以君子之心。常存敬。畏。雖不見聞。亦不敢忽。所以存天。莫見乎之。本然。而不使離於須臾之頃也。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見。首。獨。事也。獨者。人所不知。而已所獨知之地也。言幽暗之中。細微之事。跡雖未形。而幾則已動。人雖不知。而已獨知之。則是天下之事。無有。著見。明顯。而過於此者。是以君子既常戒懼。而於此。尤加謹焉。所以過人。欲於將萌。而不使其潛滋。竊長於隱微之中。以。遠也。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

達道也。樂音洛。中節之中去聲。○喜怒哀樂之情也。其未發則性也。無所偏倚。故謂之中。發皆中節。情之正也。無所乖戾。故謂之和。大本者天命之性。天下之理皆由此出道之體也。達道者循性之謂。天下古今之所共由。道之用也。此言性情之德。以明道不可離之意。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致推而極之也。位者安其所以靜也。育者遂其生也。自戒懼而約之。以至於至靜之中。無少偏倚。而其守不失。則極其中而天地位矣。自謹獨而精之。以至於應物之處。無少差謬。而無適不然。則極其和而萬物育矣。蓋天地萬物本吾一體。吾之心正。則天地之心亦正矣。吾之氣順。則天地之氣亦順矣。故其效驗至於如此。此學問之極功。聖人之能事。初非有待於外。而修道之教亦在其中矣。是其一體用雖有動靜之殊。然必其體立而後用。有以行。則其實亦非有兩事也。

故於此合而論之。以結上文之意。

右第一章。子思述所傳之意。以立言。首明道之本原。出於人而不可易。其實體備於己。而不可離。次言存養省察之要。終言聖神功化之極。蓋欲學者於此。反求諸身。而自得之。以去夫外誘之私。而充其本然之善。楊氏所謂一篇之體要。是也。其下二章。蓋子思引夫子之言。以終此章之義。

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中庸者不偏不倚無過不及而平常之理乃天命所當然精微之極致也唯君子為能體之小人反是君子

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之無忌憚也王肅本作小人之反中庸也程

亦以為然今從之○君子之

所以為中庸者以其有君子之德而又能隨

時以處中也小人之所以反中庸者以其有小人之心而又無所忌憚也蓋中無定體隨時而在是乃平常之理也君子知其在我故能戒謹不睹恐懼不聞而無時不中小人

不知有此則肆欲妄行而無所忌憚矣

右第二章此下十章皆論中庸以釋首章之義文雖不屬而意實相承也變和言庸者游氏曰以性情言之則曰中和以德行言之則曰

中庸是也然中庸之中實兼中和之義

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鮮上聲下失中不及則未至故惟中庸之德為至然亦人所同得初無難事但世教衰民不與行故鮮能之今已久矣論語無能字

右第三章

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

知者之知去聲○道者天理之當然中而已矣知愚賢不肖之過不及則生稟之異而失其中也知者知之過既以道為不足行愚者不及知又不知所

四

四

四

四

四

四

以行。此道之所以常不行也。賢者行之過。既以道為不足知。不肯者不及行。又不求所以知。此道之所不明也。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道以常不明也。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不可離。人自不察。是以有過不及之弊。

右第四章

子曰道其不行矣夫。夫音扶。由不明。故不行。

右第五章 此章承上章而舉其不行之端。以起下章之意。

子曰舜其大知也與。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其斯以為舜乎。知去聲。與平聲。好去聲。舜之所以為大知者。以其不自用而取諸人也。邇言

者。淺近之言。猶必察焉。其無遺善可知。然於其言之未善者。則隱而不宣。其善者則播而不少。匿其廣大光明。又如此。則人孰不樂言以善哉。兩端。謂眾論不同之極。致蓋凡物皆有兩端。如小大厚薄之類。於善之中。又執其兩端。而量度以取中。然後用之。則其擇之審而行之至矣。然非在我之權度。精切不妄。何以與此。此知之所以無過不及。而道之所以有也。

右第六章

子曰。人皆曰。予知。驅而納諸罟獲陷阱之中。而莫之知辟也。人皆曰。予知。擇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予知之知。去聲。罟音古。獲音化。反。罟。網也。獲。機檻也。陷阱。坑坎也。皆所以擒取禽獸者也。擇乎中庸。辨別眾理以求所以

予知之知。去聲。罟音古。獲音化。反。罟。網也。獲。機檻也。陷阱。坑坎也。皆所以擒取禽獸者也。擇乎中庸。辨別眾理以求所以

謂中庸。即上章好問用中之事也。期月。匝二月也。言知禍而不知避。以况能擇而不能守。皆不得為知也。

右第七章

承上章大知而言。又樂不明之端以起下章也。

子曰回之為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

回。孔子弟子。顏淵名。拳。拳也。奉持而著之。心習之貌。服。猶著也。膺。膺也。真知之。故能擇能守如此。此行之所以無過不及而道之所以明也。

子曰。天下國家可均也。爵祿可辭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

右第八章

均。平治也。一者亦知仁勇之事。天下之至難也。然皆倚於一偏。故資之近而力能勉者皆足以能之。至於中庸。雖若易能。然其義精仁熟而無一毫人欲之私者。不能及也。三者難而易。中庸易而難。此民之所以鮮能也。

子曰。南方之強也。君子居之。寬柔以教。不報無道。南方之強也。君子居之。

子路孔子弟子。仲由。子以南方之強也。子路好勇。故問強。與平聲。抑也。寬柔。謂橫逆之來。直受之而不報也。南方風氣柔弱。故以含忍之力勝。

右第九章

亦承上章以起下章

子曰。西伯伯也。自此下章

自西伯伯也。自此下章

自西伯伯也。自此下章

自西伯伯也。自此下章

自西伯伯也。自此下章

方之強也。而強者居之。在。席也。金。戈。兵之屬。革。甲。冑之屬。北方風

氣剛勁。故以果敢之力。勝人爲強。強者之事也。故君子和而不流。強

哉。矯中立而不倚。強哉。矯國有道不變。塞焉。

強哉。矯國無道至死不變。強哉。矯此四者。汝

也。矯。強貌。詩曰。矯矯虎臣。是也。倚。偏著也。塞。未達也。國有道。不變。未達之所守。國無道。不

變。平。生之所守也。此則所謂中庸之不可能者。非有以自勝其人。欲之私。不能擇而守也。

君子之強。孰大於是。夫子以是告子路者。所以抑其血氣之剛。而進之以德義之勇也。

右第十章

子曰。素隱行怪。後世有述焉。吾弗爲之矣。素。按

漢書。當作素。蓋字之誤也。素。隱行怪。言深求

隱僻之理。而過爲詭異之行也。然以其足以欺世。而盜名。故後世或有稱述之者。此則以

過而不擇乎善。行之過。而不辨其不當。強而強者也。聖

人豈爲之哉。君子遵道而行。半途而廢。吾弗能已矣。

遵道而行。則能擇乎善矣。半途而廢。則力之不足也。此其知雖足以及之。而

不行。有不逮。當強而不強者。也。止也。聖人於此。非勉焉。而不敢廢。蓋至誠無息。言有所不能也。

君子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唯聖者能之。

不爲素隱行怪。則依乎中庸而已。而不能半塗而廢。是以遯世不見。知而不悔也。此中庸之成德。知之盡。仁之至。不

也。故曰唯聖者能之而已。

右第十一章 子思所引夫子之言以明首章之義者止此蓋

此篇大旨以知不勇達德為入道之門故於篇首即以大舜顏淵子路之事明之舜知也顏淵仁也子路勇也三者廢其一則無以造道而成德矣餘見第

二十章

君子之道費而隱費符未反。費用之微也。夫婦

之愚可以與知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

不知焉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

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焉天地之大也人猶有

所憾故君子語大夫天下莫能載焉語小天下

莫能破焉與去聲。君了之道近自夫婦居

不能盡其大無外。其小無內。可謂費矣。然其

理之所以然則隱而莫之見也。蓋可知可能

者道中之事及其至而聖人不知不能則

舉全體而言聖人固自有所不能盡也。侯氏曰

如孔子不得位堯舜病博施之類愚謂人所

憾於大地如覆載生成之倫。詩云為飛戾天

及寒暑災祥之不得其正者。詩云為飛戾天

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也為余專反。詩人

中庸

天地結上文

右第十二章子思之言蓋以申明首章道不可離之意也其下八章雜引

孔子之言以明之

子曰道不遠人人之為道而遠人不可以為

道道者率性而已固衆人之所能知能行者也故常不遠於人若為道者厭其卑近以為不足為而反務為高遠難詩云伐柯伐柯

其則不遠執柯以伐柯睨而視之猶以為遠

故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睨研計反詩幽風伐柯之篇柯斧

柄則法也睨邪視也言人執柯伐木以為柯者彼柯長短之法在此柯耳然猶有彼此之別故伐者視之猶以為遠也若以人治人則所以為入之道各在當人之身初無彼此之別故君子之治人也即以其人之道還治其能知能行非欲其遠人以為道也張忠恕違

道不遠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於人盡已之推已及人為恕違去也如春秋傳齊師違穀七里之違言自此至彼相去不遠非背而去之謂也道即其不遠人者是也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於人忠恕之事也以已之心度人之心未嘗不同則道之不遠於人者可見故已之所不欲則勿以施之於人亦不遠人以為道之事張子所謂以愛君子之道四丘

已之心愛人則盡仁是也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未能一焉。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也。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庸德之行。庸言之謹。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有餘不敢盡。言顧行。行顧言。君子胡不慥慥爾。

也。道不遠人。凡已之所以責入者。皆道之所當然也。故反之以自責。而自修焉。庸。平常也。行者。踐其實。謹者。擇其可德。不足而勉。則行益力。言有餘而訥。則謹益至。謹之至。則言顧行矣。行之力。則行顧言矣。慥慥。篤實貌。言君子之言。行如此。豈不慥慥乎。贊美之也。凡此皆不遠人。以為道之事。張子所謂以責入之心。責己則盡道是也。

右第十三章

道不遠人者。天端所能。能皆費也。而其所以然者。聖人所不能。則至隱存焉。下章放此。

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

素。猶見在也。見在所居之位。而為其所當為。無慕乎其外之心也。

素貧賤。行乎貧賤。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難。行乎患難。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

素。猶見在也。見在所居之位。而為其所當為。無慕乎其外之心也。

位而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正己而

不求於人。則無怨上。不怨天。下不尤人。

此言不願乎其外也。故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險以

傲幸。易去聲。易幸地也。居易素位而行也。侯命不願乎外也。傲求也。幸謂所不當

得者。子曰射有似乎君子。失諸正鵠。反求諸

其身。正音征。鵠工毒反。書希曰正。接皮曰鵠。皆侯之中射之的也。子思引此孔子

之言以結上文之意。

右第十四章。子思之言也。凡章首無子思字者放此。

君子之道辟如行遠必自邇。辟如登高必自

卑。辟譬。詩云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

和樂且耽。宜爾室家。樂爾妻帑。好去聲。耽詩作湛亦作耽。樂音洛。詩小雅棠棣之篇。鼓瑟琴。子思引此。

和也。翕亦合也。耽亦樂也。帑子孫也。子曰父

母其順矣乎。夫了。謂此詩而贊之曰。能和於妻子。宜於兄弟。如此則父母

其安樂之矣。子思引詩及此語以明行遠自邇登高自卑之意。

右第十五章

子曰鬼神之為德其盛矣乎。程子曰。鬼神天地之功用而造

化之迹也。張子曰。鬼神者。氣之良能也。愚謂以氣言則鬼者陰之靈也。神者陽之靈也。以氣言則心而伸者為神。反而歸者為鬼。鬼其實物而已。為德猶言性情功效。視

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體物而不具遺。鬼神與聲氣物終始。莫非陰陽合散之所為。是

其為物之體而物所不能遺也。其言體物猶易所謂

幹專。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洋

易所謂

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齊側皆反。齊

以齊不齊而致其齊也。明猶潔也。洋洋流動

充滿之意。能使人畏敬奉承而發見昭著如

此乃其體物而不可遺之驗也。孔子曰其氣

發揚於上為昭明。君蒿悽愴。此百物之精也。

神之著也。詩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

正謂此爾。射音亦詩作數。詩大雅抑之

思。度待洛反。射音亦詩作數。詩大雅抑之

也。思。格來也。矧况也。射厭也。言厭怠而不敬

語辭。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大。大音扶

也。思。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大。大音扶

真實無妄之謂。陰陽合散無非

右第十六章不見不聞。隱也。體物如

以其費之小者而言此後。章。以其

費之大者而言此。一章兼費隱包小

言。

子曰舜其大孝也與德為聖人尊為天子富

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思陳胡

公之屬。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祿必得其

名必得其壽。舜年百故天之生物必因其材

-5 190 35 875" data-label="Text">

而篤焉。故栽者培之傾者覆之。也。栽者培也。傾者覆也。

至而滋息為培。氣詩曰嘉樂君子。憲之

反而游散則覆。詩曰嘉樂君子。憲之

德。宜民宜人受祿于天。保佑命之百

人。宜民宜人受祿于天。保佑命之百

人。宜民宜人受祿于天。保佑命之百

-10 190 30 875" data-label="Text">

人。宜民宜人受祿于天。保佑命之百

受命者受天
命為天子也。

右第十七章

此由庸行之常推之以
極其至見道之用廣也。

而其所以然者則為體
微矣後二章亦此意。

子曰：惟天降衷，惟王。其惟文王乎！以王季為父，以武

王為子，父作之，子述之。此言文王受命，王季其勳也。書言

所作亦積功累仁之事也。武王纘大王王季文王之緒，壹

戎衣而有天下，身不失天下之顯名，尊為天

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大首

同。此言武王之事，纘繼也。大上王季之父也。書云：大王肇基王迹。詩云：至於大王，實始

剪商。緒業也。戎衣，甲冑之屬。壹戎衣，武成文。言一著戎衣以伐紂也。武王末受

命，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大王王季，上祀先

公，以天子之禮。斯禮也，達乎諸侯，大夫及士

庶人，父為大夫，子為士，葬以大夫，祭以士。父

為士，子為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期之喪，達

乎大夫。三年之喪，達乎天子。父母之喪，無貴

賤，一也。追王之王去聲。此言周公之事，未

王迹之所起也。先公，組紃以上至后稷也。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又推大王王季之意，以及乎及於無窮也。制為禮法，以及天下。使葬用死者之爵，祭用生者之祿。喪服自期以下，諸侯

絕大夫降而父母之喪。上下同之。推已以及人也。

右第十八章

子曰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達通也。承上章而言。武王周公

之孝。乃天下之人通謂之孝。猶孟子之言達尊也。夫孝者善繼人之

志善述人之事者也。上章言武王繼天之王。而周公成文武之德。以追崇其先祖。此繼志

述事之大者也。下文又以其所制祭祀之禮。通於上下。春秋修其祖廟陳其宗器設其裳

衣薦其時食。祖廟天子七。諸侯五。大夫三。適

重器若周之赤刀大訓天球河圖之屬也。裳衣先祖之遺衣服祭則設之以授尸也。特食

四時之食各有其物。如春行羔豚膳膏香之類是也。宗廟之禮所以序

昭穆也序爵所以辨貴賤也序事所以辨賢

也旅酬下為上所以逮賤也燕毛所以序齒

也。昭如字為去聲。宗廟之文左為昭右為穆。而子孫亦以為序有事於廟則一姓

兄弟羣昭羣穆成在而不失其倫。昭穆也。侯卿大夫也。事宗祝有司之職。事也。旅祭也。酬

導飲也。旅酬之禮賓弟也。兄弟之各舉解於其長而衆相酬蓋宗廟之中以有事為榮。

故逮及賤者使亦得以申其敬也。燕毛。年而燕則以毛髮之色別長幼為坐次也。齒。年

數踐其位行其禮。奏其樂敬其所尊愛其所

親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踐猶履也。

西

其指先王也。所尊所親。先王之祖考子孫臣庶也。始死謂之。既葬則曰。反而上焉。皆指先王也。此結上文兩節。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宗廟之禮所以祀乎其先也。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郊祭天。社祭地。不言后土者。省文也。禘。天子宗廟之大祭。追祭太祖之所自出。於太廟而以太祖配之也。嘗。秋祭也。四時皆祭。舉其一耳。禮必有義。對舉之。互文也。示。與視同。視諸掌。言易見也。此與論語文意大同小異。說有詳略耳。

右第十九章

哀公問政。哀公魯君名將。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

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方。版也。策。簡也。

息猶滅也。有是君。有是臣。則有是政矣。人道敏政。地道敏樹。夫音扶。敏。速也。蒲。蘆也。樹。植也。

政也者。蒲蘆也。夫音扶。敏。速也。蒲。蘆也。樹。植也。

以地種樹。其成速矣。而蒲蘆又易生之。故為物。其成尤速也。言人存政舉。其易如此。故為

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

人道敏政而言也。為政在人。家語作為政在

於得人。語意尤備。人。謂賢臣。身。指君身。道者

天下之達道。仁者。天地生物之心。而人得以

生者。所謂元者善之長也。言人君為政在於

其身。則有君有臣。而政無不舉矣。仁者人也。親親為大義者。宜也。尊賢為大親。親之殺尊

賢之等禮所生也。殺去聲。人指人身而言。具此生理自然便有惻怛

慈愛之意深體味之可見宜者分別事在下

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鄭氏曰此句在下誤重在

此故君子不可以不修身思修身不可以不

事親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

不知天。為政在人取人以身故不可以不修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故思修身不

可以不事親欲盡親親之仁必由尊賢之義故又當知人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皆天理也

故又當知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

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

者天下之達道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

也所以行之者一也。知夫聲達道者天下

所謂五則孟子所謂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

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是也知所以知

此也仁所以體此也勇所以強此也謂之達

德者天下古今所同得之理也則誠而巳

矣達道雖人所共由然無是德則無以行

之而德非其德矣程子曰所謂誠者心欲開

是誠實此三者之外更別無誠或生

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因而知之及其知之

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强而行

之及其成功一也。強上聲。知之者之所行謂達道也

以其分而言則所以知者知也所以行者仁也所以至於知之成功而一者勇也以其等而言則生知安行者知也學知利行者仁也困知勉行者勇也蓋人性雖無不善而氣稟有不同者故聞道有蚤莫行道有難易然能自強不息則其至一也呂氏曰所入之塗雖異而所至之域則同此所以為中庸若乃企生知安行之資為不可幾及雖困知勉行謂不能有成此道之

子曰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子曰二字衍文好近十知

乎達德而求以入德之事通上文三知為知三行為仁則此三近者勇之次也呂氏曰愚者自是而不求自私者徇人欲而忘返懦者甘為人下而不辭故好學非知然足以破愚力行非仁然足以忘私知斯三者則知所以知恥非勇然足以起懦

修身知所以修身則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

人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斯三者指三近

之稱天下國家則盡乎人矣言此以歸已

下文修身之意起下文九經之端也

天下國家有九經曰修身也尊賢也親親也

敬大臣也體羣臣也子庶民也來百工也柔

遠人也懷諸侯也經常也體謂設以身處其

之愛其子也柔遠人所謂無忘負旅者也此

列九經之目也呂氏曰天下國家之本在修身

故修身為九經之本然必親誦取友然後修

身之道進故尊賢次之道之所進莫先其家

故親親次之由家以及朝廷故敬大臣體羣

臣次之由朝廷以及其國故子庶民來百工

夫之由其國以及天下故柔遠人懷諸侯次
之此九經之序也視羣臣猶吾四體視百姓
猶吾子此視臣
視民之別也修身則道立尊賢則不惑親

親則諸父昆弟不怨敬大臣則不眩體羣臣
則士之報禮重子庶民則百姓勸來百工則

財用足柔遠人則四方歸之懷諸侯則天下
畏之此言九經之效也道立謂道成於已而
謂不疑於理不眩謂不迷於事敬大臣則信
在專而小臣不得以問之故臨事而不取也
來百工則通功易事農末相資故財用足柔
遠人則天下之旅皆悅而願出於其塗故四
方歸懷諸侯則德之所施者博而齊明盛服
威之所制者廣矣故曰天下畏之齊明盛服

非禮不動所以修身也去讒遠色賤貨而貴

德所以勸賢也尊其位重其祿同其好惡所
以勸親親也官盛任使所以勸大臣也忠信

重祿所以勸士也時使薄斂所以勸百姓也
日省月試既稟稱事所以勸百工也送往迎

來嘉善而矜不能所以柔遠人也繼絕世舉

廢國治亂持危朝聘以時厚往而薄來所以

懷諸侯也齊側皆反去上聲遠好惡效並去
聲既許氣反稟彼錦力錦反稱
去聲朝音潮○此言九經之事也官盛任使
謂官屬家盛足任使令也蓋大臣不當親親

謂官屬家盛足任使令也蓋大臣不當親親

事。故所以優之者如此。忠信重祿。謂待之誠而養之厚。蓋以身體之。而知其所以賴乎上者。如此也。既讀曰。餼。餼。稟。稍。食也。稱事如周禮。掌人職曰。考其弓弩以上下。其食是也。往則謂諸侯。節以送之。來則豐其委積。以迎之。朝謂諸侯。見於天子。聘。謂諸侯使大夫來獻。王制。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厚往薄來。謂燕賜厚而納貢薄。凡為天

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者誠也。則此九經之實也。

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則此九經者皆為虛文。

言前定則不跲。事前定則不困。行前定則不

疚。道前定則不窮。指其劫反行去聲。凡事素定也。跲。躓也。疚。病也。此承上文。言凡事皆欲先立乎誠。如下文所推是也。

在下

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獲乎上有道。

不信乎朋友。不獲乎上矣。信乎朋友有道。不

順乎親。不信乎朋友矣。順乎親有道。反諸身

不誠。不順乎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

乎身矣。此又以下位者推言素定之意。又諸身不誠。謂反求諸身而所行所發

未能真實而無妄也。不明乎善。謂未能察於人心。天命之木。然而真知至善之所存也。

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誠者。不勉

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誠之者。擇

善而固執之者也。中。並去聲。從。七容反。此承上文。誠身而言。誠者。真

實無妄之謂天理之本然也。誠之者，不能真
實無妄，而欲其真實無妄之謂。人事之當然
也。聖人之德，渾然天理，真實無妄，不待思勉
而從容中道，則亦天之道也。夫至於聖，則不
能無人欲之私，而其為德不能皆實，故不能
不思而得，則必擇善然後可以明善，不能不
勉而中，則必固執然後可以誠身。此則所謂
人之道也。不思而得，生知也。不勉而中，安行
也。擇善學知以下之事也。博學之，審問之，慎思
之，明辨之，篤行之，所以擇善而為知學而
也。篤行，所以固執而為行也。利而行，有弗學學
也。程子曰：五者廢其一，非學也。有弗學學
之弗能弗措也。有弗問問之弗知弗措也。有
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
措也。有弗行行之弗篤弗措也。人一能之，已
百之，人十能之，已千之。

措也。有弗行行之弗篤弗措也。人一能之，已百之，人十能之，已千之。

百之。人一能之，已千之。君子上之學，不為則已。為則必更其成，故常

而倍其功。此困而知，勉果能此道矣。雖愚必

明，雖柔必強。明者，擇善之功。無者，困勉之效。

化氣質而已。德勝氣質，則愚者可以進於明，未

者，可進於強，不能勝之，則雖有志於學，亦愚

不能明，柔不能立而已矣。蓋物善而無惡者，

性也。人所同也。昏明強弱之稟，皆才也。

人所異也。誠之者，所以反其同而復其性也。

夫以不美之質，求變而美，非百倍其功，不足

以致之。今以鹵莽滅裂之學，或作或輟，以變

其不美之質，及不能變，則曰天質不美，非學

右第二十章此引孔子之言以繼大舜文武周公之緒明其

所傳之致舉而措之亦猶是耳蓋

包費隱兼小大以終十章之意章

內語誠始詳而外語誠者實此篇之

樞紐也又按孔子家語亦載此章而

其文尤詳成功一也之上有公曰子

之言美矣至矣寡人實固不足以及成

之也故其下復以子曰起答辭今無

此問辭而猶有子曰二字蓋子思刪

其繁文以附于篇而所刪有不盡者

今當為衍文也博學之以下家語無

之意彼有關文抑此

或子思所補也歟

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誠則明矣明

則誠矣自由也德無不實而明無不照者聖

人之道也誠則無不明矣明則可以至於

乎善而後能實其善者賢人之學由教而入

者也人道也誠則無不明矣明則可以至於

矣誠

右第二十一章子思承上章夫子天

道人道之意而立言也自此以下十

二章皆子思之言以反覆推明此章

之意

唯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

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

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

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

乎善而後能實其善者賢人之學由教而入

者也人道也誠則無不明矣明則可以至於

矣誠

矣誠

矣誠

矣誠

矣誠

矣誠

矣誠

矣誠

矣誠

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天下至誠謂聖人能加也。盡其性者德無不實。故無人欲之私。而天命之在我者。察之由之。且細精粗無毫髮之不一。盡也。人物之性亦我之性。但以所賦形氣不同而有異耳。能盡之者謂知之無不明。而處之無不當也。管猶助也。與天地參。謂與天地並立為一也。此自誠而明者之事也。

右第二十二章 道言天

其次致曲。曲能有誠。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明則動。動則變。變則化。唯天下至誠為能化。其次。通大賢以下。凡誠有未至者。而致。推致也。曲。偏也。形。積中而發外者。則又加顯矣。明則又有光輝發越之盛也。動者誠能動物。變者物從而變化。則有不知其所以

然者。蓋人之性無不同。而氣則有異。故惟聖人能舉其性之全體而盡之。其次則必自其善端發見之偏。而悉推致之。以各造其極也。曲無不致。則德無不實。而形著動變之功。自不能已。積而至於能化。則其至誠之妙。亦不異於聖人矣。

右第二十三章 道言人

至誠之道。可以前知。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
家將亡。必有妖孽。見乎蓍龜。動乎四體。禍福
將至。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故至誠如

神。見音現。禎祥者。福之兆。妖孽者。禍之萌。蓍。所以筮。龜。所以卜。四體。謂動作威儀之間。如執玉高卑。其容俯仰之類。凡此皆理之先見者也。然唯誠之至極。而無一毫私偽留

於心目之間者。乃能有以察其幾焉。神謂鬼神。

右第二十四章 言天道也。

誠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道也之道音導。誠者物之所以

自成。而道者入之所當自行也。誠者物之終

始。不誠無物。是故君子誠之為貴。天下之物皆實理之

所為。故必得是理。然後有是物。所得之理既

盡。則是物亦盡。而無有矣。故君子之心一有不

實。則雖有所為。亦如無有。而君子必以誠為

道之在我者。誠者非自成已而已也。所以成

物也。成已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外內

之道也。故時措之宜也。

則自然及於物。而道亦行於彼矣。仁者體之存

知者。用之發。是皆吾性之固有。而無內外之

殊。既得於已。則見於事者。以時措之。而皆得其宜也。

右第二十五章 言入道也。

故至誠無息。自無間斷。不息則久。久則徵。久

於中也。徵則悠遠。悠遠則博厚。博厚則高

明。此皆以其驗於外者言之。鄭氏所謂至誠

驗於外者。益悠遠而無窮矣。悠遠故其積也

廣博而深厚。博厚故其發也高大而光明。

博厚所以載物也。高明所以覆物也。悠久所

以成物也

以悠久即悠遠兼內外而言之也本

此言聖人與

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無疆

此言聖人與

如此者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

為而成

地見音現也。不動而變以配天而言也。

無為而成以

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其為

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

此以下復以天地明

地之道可

言而盡不測日誠而已不貳所

以誠也誠故不息而生物之多有莫知其所以然

者然天地之道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極其盛而有下文生物之功今夫天斯

昭昭之多及其無窮也日月星辰繫焉萬物

覆焉今夫地撮土之多及其廣厚載華嶽

而不重振河海而不洩萬物載焉今夫山

卷石之多及其廣大草木生之禽獸居之寶

藏興焉今夫水一勺之多及其不測龍鼉蛟

龍魚鼈生焉貨財殖焉

昭昭猶耿耿小不明也此指其處而

其無窮猶十二章及其至也之意蓋舉全體

而言也振收也卷區也此四條皆以發明

地山川實非由積累而後詩云維天之命於

大讀者不以辭害意可也

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為天也於乎不顯文

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為文也純亦

不已於音烏乎音呼。詩周頌維天之命篇。於歎辭穆深遠也。不顯猶言豈不顯也。

純純不雜也。引此以明至誠無息之意。程子曰天道不已文王純於天道亦不已純則無二無雜不已。

則無間斷先後。

右第二十六章言天道也。

大哉聖人之道節而洋洋乎發育萬物

峻極于天峻高大也。此言道之優優大哉禮儀二百威儀三千。優優充足有餘之意。禮儀經禮也。威儀曲禮也。此言

道之人於至小無間也待其人而後行兩節而一也。疑聚也。成

不至德至道不凝焉兩節而一也。疑聚也。成

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

微極高明而道中庸溫故而知新敦厚以崇

禮尊者恭敬奉持之意。德性者吾所受於大矣。復時習之也。敦加厚也。尊德性所以存心而極乎道體之大人也。道問學所以致知而盡乎道體之細也。二者修德經道之大端也。不

以毫私意自蔽。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涵泳

乎其所以知敦篤乎其所以能此皆存心之

屬也析理則不使有毫釐之差處事則不使

有過不及之謬理義則日知其所以知節文

則日謹其所未謹此皆致知之屬也蓋非存

心無以致知。而存心者又不可以不致知。故此五句大小相資首尾相應。聖賢所入德之方莫詳於此。是故居上不驕為下不倍國有道其言足以興國無道其默足以容。詩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其此之謂與。與平聲。與謂興起在位也。詩大雅烝民之篇。

右第二十七章 言人道也。

子曰愚而好自用。賤而好自尊。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如此者。裁及其身者也。好去聲。裁古灾字。以上孔子之言。子思引之。以復也。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

考文 此以下子思之言。禮親疏貴賤相接之體也。度品制。文書名。 今天下

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行去聲。今子思自謂當時也。軌轍迹之

度倫。次序之體。三者皆同。言天下 雖有其位。苟無其德。不

敢作禮樂焉。雖有其德。苟無其位。亦不敢作

禮樂焉。鄭氏曰。言作禮樂者。子曰。言說禮

杞不足徵也。吾學殷禮。有宋存焉。吾學周禮。

今用之。吾從周。此又引孔子之言。禮夏後

孔子皆嘗學之。而能言其意。但夏禮既不可考。蓋殷禮雖存。又非當世之法。惟周禮乃時王之制。今日所用。孔子既不得位。則從周而已。

右第二十八章

承上章為下不信而言亦人道也

王天下有三重焉其寡過矣乎

上曰去聲。曰重謂

議禮制度考文。惟天子得以行之則上焉者國不異政。家不殊俗。而人得寡過矣。

雖善無徵無徵不信不信民弗從下焉者雖

善不尊不尊不信不信民弗從

上焉者謂時商之禮雖善而皆不可考。下焉者謂聖人故在下。如孔子雖善於禮而不在尊位也。

君子之道本諸身徵諸庶民考諸王而不

繆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白世

以俟聖人而不惑

此君子指王天下者而言。即議禮制度考文之

事也。本諸身有其德也。徵諸庶民驗其所信

從也。建諸地也。於此而參於彼也。天地者道

也。鬼神者造化之迹也。白世以俟聖人質諸

而不惑所謂聖人復起不易者也。

鬼神而無疑知天也白世以俟聖人而不惑

知人也

知天知人知其理也。

是故君子動而世為天下道行而世為天下法言而世為天下則遠之

則有望近之則不厭

動兼言行而言道兼法則而言法法度也則準

也詩曰在彼無惡在此無射庶幾夙夜以永終譽君子未有不如此而蚤有譽於天下者

也惡去聲射音如詩作鞞。詩周頌振鷺之篇。射厭也。所謂此者指本諸身以下六事

而

右第二十九章

承上章居上不驕而言亦人道也

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襲水

土祖述者遠宗其道憲章者近守其法律天

時者法其自然之運襲水土者因其一定

之理皆兼內外辟如大地之無不持載無不

覆幬辟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辟音

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

所以為大也悖猶背也天覆地載萬物並育

徒報反錯猶迭也此言聖人之德

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

行代明而不相悖所以不害不悖者不德之

全體之分大德者萬殊之本小德者

流府絡分明而往不息也教化者敦厚其化

根本盛大而出無窮也此言天

地之道以見上文取辟之意也

唯天下至聖為能聰明睿知足以有臨也寬

裕溫柔足以有容也發強剛毅足以有執也

齊莊中正足以有敬也文理密察足以有別

也知去聲齊側皆反別彼列反聰明睿知

乃生知之質臨謂居上而臨下也其下四者

條理也密詳細也察明辨也溥博淵泉而

右第三十章

言天

道也

天

道

也

天

道

也

時出之博博周徧而廣闊也淵泉靜深而有

中而以時發溥博如天淵泉如淵見而民莫

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說見音現說音悅

○言其充積極其盛而發見當其可也是以聲名洋溢乎中國

施及蠻貊舟車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

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隊凡有血氣者莫

不尊親故曰配天施去聲隊音墜○舟車所至以下蓋極言之配天言

其德之所及廣大如天也

右第三十一章承上章而言小德之川流亦天道也

唯天下至誠為能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

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夫焉有所倚夫音扶焉於反

反○經綸皆治絲之事經者理其緒而分之綸者比其類而合之也經常也大經者五品

之人倫大本者所性之全體也惟聖人之德極誠無妄故於入倫各盡其當然之實而皆

可以為天下後世法所謂經綸之也其於所性之全體無一毫人欲之偽以雜之而天下

之道千變萬化皆由此出所謂立之也其於天地之化育則亦其極誠無妄者有默契焉

非但聞見之知而已此皆至誠無妄自然之功夫豈有所倚著於物而後能哉

肫其仁淵淵其淵浩浩其天肫之純反○肫肫之貌至貌以經

綸而言也淵淵靜深貌以立本而言也浩浩廣大貌以知化而言也其淵其天則非特如

之而苟不同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聖知之知去聲。○國猶實也。鄭氏曰。唯聖人能知聖人也。

右第三十二章。承上章而言大德之教化。亦天道也。前章言至聖之德。此章言至誠之道。然至誠之道。非至聖不能知。至聖之德。非至誠不能為。則亦非二物矣。此篇言聖人天道之極致。至此而無以加矣。

詩曰。衣錦尚絅。惡其文之著也。故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小人之道。的然而日亡。君子之道。淡而不厭。簡而文。溫而理。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可與入德矣。衣去聲。絅。口迥反。惡去聲。闇。於

感反。○前章言聖人之德極其盛矣。此復自下學立心之始。言之而下文又推之以至其極也。詩。國風。衛。碩人。鄭之幸。皆作衣錦。褻衣。褻。綳。同。褳衣也。尚。加也。古之學者。為己。故其立心如此。尚綳。故闇然。衣錦。故有日章之實。淡。簡。溫。綳之襲於外也。不厭。而文且理焉。錦之美。在中也。小人反是。則暴於外。而無實以繼之。是以的然而日亡也。遠之近。見於彼者。由於此也。風之自著乎外者。本乎內也。微之顯。有諸內者。形諸外也。有為己之心。而又知此三者。則知所謹。而可入德。詩云。潛雖伏矣。亦孔之昭。故君子內省不疚。無惡於志。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唯人之所不見乎。惡去聲。詩。小

雅。正月之篇。承上文言莫見乎隱。莫顯乎微也。疚。病也。無惡於志。猶言無愧於心。此君子

謹獨之詩云相在爾室尙不愧于屋漏故君

子不動而敬不言而信相去聲。詩大雅抑

西北隅也。承上文又言君子之戒謹恐懼無

時不怨不待言動而後敬信則其爲己之功

益加密矣。故下文詩曰泰假無言時靡有爭

引詩并言其效。是故君子不賞而民勸不怒而民威於鈇鉞。

假格同鈇音夫。詩商頌烈祖之篇。泰。進也。

承上文而遂及其效。言進而感格於神明之

際。極其誠敬。無有言說而人自化。詩曰不顯

之也。威。畏也。鈇。斫刀也。鉞。斧也。詩曰不顯

惟德百辟其刑之是故君子篤恭而天下平。

詩周頌烈文之篇。不顯說見二十六章。此借

引以爲幽深玄遠之意。承上文言天子有不

顯之德而諸侯法之則其德愈深而效愈遠

矣。篤。厚也。篤恭。言不顯其敬也。篤恭而天下

平。乃聖人至德淵微自詩云予懷明德不大

聲以色子曰聲色之於以化民未也詩曰德

輶如毛毛猶有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

輶由西二音。詩大雅皇矣之篇。引之以明

上文所謂不顯之德者。止以其不大聲臭色

也。又引孔子之言。以爲聲色乃化民之末務。

今但言不大之而已。則猶有聲色者存。是未

足以形容不顯之妙。不若烝民之詩。所言德

輶如毛。則猶有可比者。是亦未盡其妙。不若文

王之詩。所言上天之載。無聲無臭。然後乃爲

不顯之至耳。蓋聲臭有氣無形。在物最爲微

妙。而猶曰無之。故唯此可以形容不顯。篤恭

之妙。非此德之外。又別有見三等。然後為至也。

右第二十三章。子思因前章極致之言。反求其本。復自下學為己。謹獨之事。推而言之。以馴致乎篤恭而天下平之盛。又贊其妙。至於無聲無臭而後已焉。蓋舉一篇之要。而約言之。其反復丁寧示人之意。至深切矣。學者其可不盡心乎。

中庸章句畢

早稲田大学図書館

011888003918